

新潮文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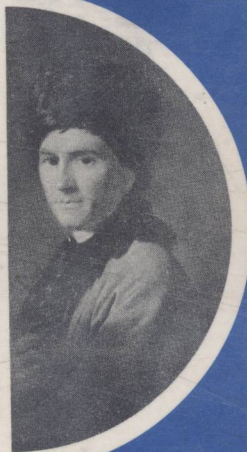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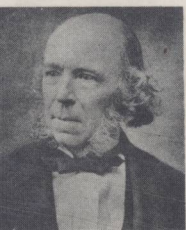
40

教育的藝術

名師論教育

柏拉圖 等著

廖運範 譯



S013884

G4
8814

新潮文庫 40

柏拉圖等著
廖運範譯

教育的藝術



S9000755

教 育 的 藝 術

新潮文庫 40

原 著 者	柏	拉	圖	等
譯 者	廖	運	範	
發 行 人	張	清	吉	
出 版 者	志	文	出	版 社
地 址	臺北市中山北路七段82巷10弄2號			
郵政劃撥	0 0 0 6 1 6 3 — 8 號			
電 話	八	七	一	九 一 四 一
	八	七	一	九 一 五 一
初 版	五	十	九	年 六 月
再 版	七	十	四	年 十 月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0950號				
法律顧問	林	金	發	律 師
印 刷 所	大	誠	印	刷 廠
地 址	台 北 市 萬 大 路 71 巷 9 號			

定 價 70 元

(缺頁或裝釘錯誤隨時可調換)

序

談教育的人，誰都知道一句老話：「十年樹木，百年樹人。」或者「教育爲百年大計。」教育這個問題牽涉的實在太大了，表面上我們可以看到目前國內有多少的國民小學，有多少的國民中學，又有多少的高級中學或職業學校？我們也可以看到我們的學童有百分之九十幾的就學率，我們的大專院校有多大的容量？我們也可以看到目前的教育狀況和光復初期有多大的差別？就統計上看，我們的教育現況，我們教育的進展，無疑地已可列入世界第一流之林，但是深究其內，我們確實是一個教育極度成功的國家嗎？教育的發達是不是就表示教育的成功？

其實，要了解教育，我們所得先了解的，絕不止於學校的狀況、教師的薪資、教學的時數、學生的數量等問題，我們在討論學校、教師、課程等問題時，我們必須把這一切建立在下面這些問題的基礎上：人的本質是什麼？我們能否改善人的本質？我們教育孩子時，應該依循怎樣的價值觀念？人類是否生而平等？還是在智慧上、性格上有根本的差異？如有差異，我們應該採取怎樣的態度？因爲這些才真正是教育問題的根本，而唯有這樣做，才不致流於捨本逐末。

早在二千三百多年前，亞理斯多德就曾說：「我們必須考慮：什麼是教育？什麼是教育的適

當途徑？目到關於在教育上應興應革的是什麼，可謂衆說紛紛，因為大家對於年輕人應該學些什麼？應着眼於道德還是應着眼於生活的改善？其學習應依循於其智慧還是依其性格？等等問題始終沒有一致的看法，大家被教育的問題搞得暈頭轉向，甚至於連學生應追求實用的、道德的或高尚的學問等問題，也弄不清楚，因為各種看法，都各有一些人支持着。」其實這許多問題，連同上節所提出的諸問題，可能永遠都得不到答案，每一個時代、每一個國家、乃至於每一個社會，都應以其自己的價值標準，努力去爲自己目前的問題尋求答案。

本書從羅馬的教育實行家昆提連的以極詳盡的實用忠告寫成教育藍圖開始，首先勾劃出教師任務的全貌，接着是教育理想家、也是教育哲學始祖柏拉圖的一則寓言，在此寓言中他責備「某些教育哲學家說他們能把某一知識，灌入一個原本不在那兒的心靈裏，猶之乎把視野灌入盲眼那樣。」十七世紀捷克現代教育的先驅柯米尼亞斯，把昆提連所用的比喻加以推展，他把孩子的心靈，比做是一棵生長中的植木，既不能把它長埋土底，也不能爲之揠苗助長；浪漫主義的盧騷，則把這個觀點，推演到極緻，他主張教育的計劃，應按照孩子發展中的興趣和動機去進行，不要對學生施予預先擬定的課程；貧民教育先驅培斯塔洛奇，也贊成真正教育的原動力，應該是學生本身的活動；實利主義的斯賓塞則正好相反，他認爲教育的中心問題，不在於學生的性質，而在於各種知識之相對價值，在他看來，教育計劃之主張依據，不是學生發育中的心靈，而是學生爲

了生存，所必需學會的是什麼。哥倫比亞大學教授吉爾伯·哈艾特，把十九世紀和廿世紀初葉的教師，做一次淵博的巡禮，歷史學家湯因比則把教育問題，做一次廣泛的回顧。本書的編者，教育家羅那德·格羅斯，則除了精心編纂之外，且在每篇之前附以短文，說明該文在教育理論與實際上之重要性，並對之提出中肯的批判。

本書所收集的這幾篇文章，雖然作者從上古的柏拉圖，到現代的湯因比，地域從希臘、羅馬、捷克、瑞士、法國、英國、到美國，但是他們都一致地把教育的理論與實際結合在一起，抓住教育的根本，從不同的時代，不同的角落去透視教育的問題，而從不同的角度，以同樣優美的文采，發出同樣清越的高論，同樣為教育問題樹立特出而重要的觀念。他們各人的主張可能彼此互相抵觸，他們的論調，我們未必都能贊同，但是他們言之有物的理路，他們討論問題的中肯，他們為各自實際的問題，所做的努力，却是今。我們談教育問題所極需具備的，而且就算他們的觀點，不能適合我們的國情民風，但是他們從各個角度的看法，却為我們提供了討論問題的豐富基礎，也可以使我們在檢討自己的特有問題時，能有更顯明的選擇。再退一步說，至少我們可以藉着歷代名師的文采，對西洋傳統的教育，有一個梗概的認識。也可以知道我們目前的教育原理原則，是怎樣濫觴，怎樣成型的。

「十九世紀與廿世紀初葉的教師」一文，原載協志工業叢書「教學之藝術」第二一九頁，承

發行人林挺生先生慨允編入，使本書內容能更爲完備，特此致謝。此書之成，愛妻妙珠，幫我校稿、改稿、討論，獻替良多，也是我要深致謝意的。如果編譯的書也可以獻給人的話，我謹以虔敬的心情把此書獻給予我完美教育的雙親。

廖運範 五十九年母親節

目 錄

序.....	1
一、教師的任務 (The Teacher's Work)	
昆提連 (Marcus Fabius Quintilianus)	1
二、智慧的歷程 (The Ascent to Wisdom)	
柏拉圖 (Plato)	18
三、教學的藝術 (To Teach All Things To All Men)	
柯米尼亞斯 (John Amos Comenius)	30
四、教育之過 (The Evils of Education)	
盧騷 (Jean Jacques Rousseau)	56
五、教育之實驗 (An Experiment in Education)	
培斯塔洛奇 (Johann Heinrich Pestalozzi)	84

六、什麼知識最有價值？(What Knowledge Is of most Worth?)

斯賓塞 (Herbert Spencer) 一〇八

七、十九世紀與廿世紀初葉之教師

哈艾特 (Gilbert Highet) 一三四

八、歷史回顧看教育 (Education in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y)

湯因比 (Arnold J. Toynbee) 一六五

一、教師的任務

在羅馬君王維斯佩基安（Vespasian）治下，馬可仕·發必烏斯·昆提連（Marcus Fabius Quintilian）是第一位由政府支薪任命的修辭學教師，對昆提連這樣一位典型的教育家而言，這樣的地位實在是再恰當不過的了。正如柏拉圖是教育理想主義者的代表一樣，昆提連可說是教育實行家的表率，他所努力的目標，不是教育目的的改革，而是要建立一個更有效的教學方法。柏拉圖所設想的，是為那些因責任攸關，而不得不統治國家的哲學家而設的教育，而昆提連所擬定的，則主要是為演說家（Orator）——他以此泛指那些以政治為依歸的人——而設的職業訓練課程。

自古以來，「修辭學研究」（*Institutes of Rhetoric*）一書，是所有教育論著中，最透徹，最有系統、最易了解的一部著述，此書對文藝復興時代的教育家們，有極深遠的影響，而這些受影響的教育家們，正是現代教學法的奠基者。文藝復興時代的荷蘭學者伊拉斯莫斯（Erasmus）在討論教學的方法與目標時，曾表示抱歉，因為「知道昆提連早就對此做了決定性的結論。」

昆提連的教育藍圖，下自幼兒的照護，上至最高級的領導人才訓練，都是一套理想的計劃，絕不是對他那時代日漸式微的羅馬學校制度的敘述，但是他最著力強調的，還是實用，而他之所以能深深地吸引著天下的教師和父母，正是因為他提供了極詳盡的實用忠告的緣故。昆提連和柏拉圖一樣，處於兩種教育觀點的矛盾之中，到底知識是發展於內，還是灌注於外？他強調從小施以特定訓練的重要性，他和柏拉圖一樣，認為在學校所學習到的，只不過是一個人整個教育的一小部分而已，而且他還指出，正式的學校教育，常常會因為疏忽或錯誤的處置，扼殺了原有的預期效果，阻遏了知識的成長。他把教學的過程，描述為一件艱難、高尚、而有代價的工作，足見昆提連本人，確是一個經驗豐富的教師。

昆提連之所以全心關注演說家的訓練，是因為他看出他那時代哲學的頹敗，他斷言：「哲學可以偽造，但是雄辯滔滔却是絕對無法模倣的。」由他這段話，正反應出那是一個唯有在公共生活中，才能成名的時代。但是，假如我們認定教育應有比製造「一個善於演說的人」更廣泛的目標，假如我們把教育的中心，放在個人的發展，而不是政治家的訓練上，則昆提連的教學藍圖就會顯得狹隘而拘泥，當然一部古典名著若只是政客的工具或裝飾品，它是一定不能永垂不朽的。只有經由每一個人對人類基本問題的「哲學」處理，才能獲得再生。

文藝復興時代的教育家們，對昆提連的遺著，主要的還是採用它的消極方面，結果就愚蠢地

陷於對古文學文字訓練的強調上去。現代的教育家們已把握住他較積極的一面，那就是分析教學的技巧，使教師們如何能最有效地深入各學生的心中去。

昆提連和其他許多 馬文學「白銀時代」(Silver Age，按指奧古斯都大帝死至哈德良大帝死爲止，即公元十四年至一三八年)的作家一樣，他也生於西班牙，他先在首都學修辭學，後來開設了他自己的學校，他的學生包括塔西佗(Tacitus，按爲羅馬歷史學家)和較後的普里尼(Pliny，按爲羅馬學者)。以下這篇文章是從「Institutio Oratoria」(演說研究)卷1、卷2中選出，由巴特勒(Butler)譯爲英文。

在我開始之前，有一點我必須特別強調的，那就是：沒有自然的稟賦，徒有技巧上的規則，也是無用的，所以一個沒有才賦的學生，所能獲益於此書的，絕不會比不毛之地所能獲益於農業理論者爲多。當然還有其他的自然條件，像擁有美好的聲音，宏厚的胸腔、健康的身體、忍耐和仁厚的力量等，假如一個人只擁有中度的這些自然條件，那麼就可以藉着講究方法的訓練，而使之臻於完善。有一些人，則稟賦缺少得使他無法獲得學習所能賜予的好處，而他們除了受教於富於技巧的教學法，再輔以持續的研習和不斷的、廣泛的練習書寫、閱讀、和說話之外，他們自己將一無用處。

所以，我希望做父親的，從他兒子出生的一刻起，就爲他設想遠大的前程，假如做父親能如此，他就會更加注意兒女教育的基礎。我們絕對沒有理由去抱怨說，很少有人具有吸收人家傳授給他的知識的力量，也沒理由抱怨說大多數的人都拙於理解，因而認爲教育是浪費時間、浪費勞力的工作；相反的，你會發現大多數的人都很快地就懂得思索、懂得如何去學習。思想之於人，猶之乎飛行之於鳥、迅速之於馬、兇猛之於肉食野獸一樣，都是來得很自然的，正因爲自然界賦予我們的心靈以如此的活動，如此的睿智，所以大家相信我們的靈魂是由天堂降下來的。那些生而冥頑不靈，無法教導的人，和奇胎怪嬰一樣，都是不正常而又極少見的。很多男孩子們，常常表現得將會有不凡成就的樣子，但是小時了了，大未必佳，顯然這不是先天不足，而是後天失調的關係，由這一個事實，就可以證明我上面的說法不差。但是天賦有程度之分，這點是必須強調的，而且這個差別，與實際上的表現也有關聯，可是，若因此而認爲教育一點用處都沒有，我就絕對無法苟同了。凡是同意我這個看法的人，一旦成爲人父，就必須盡最大的心力，去培育你那預定成爲演說家的兒子所表現出來的趨向。

最首要的，是孩子的嫗姆必須要能正確地說話，按照克萊西普斯（Chrysippus）的看法，最理想的嫗姆應是一位哲學家。若做不到這一點，也應儘可能選最好的人選來擔任，當然，最重要的一點，固然是她們應俱備良好的品格，但是要能說話正確也是同樣的重要，因爲嬰兒第一個

聽到的，就是媒姆的聲音，她們所說的話，也正是孩子第一個想跟着學的東西，而我們人類天生對孩提的印象，其記憶之強，正如器皿猶新時，所吸收的香味最能持久，和塗於木頭原色之上的色彩，最難擦去一樣，牢不可滅，而且，越是壞的印象，越不容易忘記……。

我這個人並沒有糊塗得忽略了年齡上的區別，而誤以為很小的小孩就應該強迫他們去做任何實際的工作，我們最要注意的一件事，就是不要害得這個年幼無知，還不懂得熱愛學習研究的孩子，因為嚐過一次苦頭，以致於孩提時代雖已過去，而餘悸猶存，因而憎恨或害怕過去的經驗，我們必須使學習成為他的樂趣，如果他對問題答得很好，我們應該稱讚他，讓他高興；有時候他若不聽教導，我們就應把讚美給予別的孩子，去激發他的嫉妒；有時候也該讓他參與競賽，讓他相信他勝多敗少，而且給予他適合於其年齡的獎勵，以鼓勵他盡最大的務力……。

不管怎麼樣，我對於在小孩子認識字母形態之前，就教他們字母的念法和次序的教學法（我注意到，這是大家常用的方法），感到不滿意，這樣的教法，反而會使他們拙於認字，因為他們喜歡被他們已經背熟的東西牽着走，却不太注意字母實際的形態。所以，一位教師若認為他的學生們，對按正常次序的字母已相當熟悉時，應把其次序顛倒過來，或任意加以重新編排，直到他們看到字母出現就能認出來，而不是按出現的次序認字為止。因此，一開始就教孩子們像叫人名一樣，看到一個字母，念一個字母的音，將是最好的一種方法。不過用我們所反對的認字母方法

，去教孩子認字，則是不容反對的。此外，我也很欣賞玩象牙字，以激發孩子學習的方法，其他任何足以引起幼兒興趣，使他們看到、玩到、或念到就覺好玩的東西，也都可以應用。

等到孩子已經認識各種字形時，把那些字很正確的刻在木板上，讓孩子的筆沿着刻溝摹寫，也是一件不錯的辦法，這個辦法，可以避免用臘字板等時容易發生的錯誤，因為筆尖被局限在刻溝裏，不致於滑寫出去。而且這樣在一定的格局裏書寫的次數和速度增加之後，我們就能使其手指穩定，而不需要用我們的手去引導孩子的手書寫。雖然重質的人不以爲然，但是就我們的目的而言，書寫流利清秀的本事，並不是不重要的。就我們現在所討論的學習來說，書寫是極爲重要的一件事，因爲藉此一事，就可以獲得根深蒂固的熟練，反過來，一支鈍筆不但妨礙了我們的思想，而且拙於書寫的手，寫出來的東西，還不容易看懂，必須借助於其他吃力的工作，如請人抄寫之類。所以，我們不管什麼時候，什麼地方，尤其是寫信給朋友的時候，應以沒有忽略這個「雕蟲小技」，視爲最大的滿足。

至於學字，那是絕無捷徑的，每一個字都該學，而且把難的字留到最後才學，也沒有什麼好處，但是通常大家都這麼做，結果是字拼得一蹋糊塗。此外，不管任何情況，我們必須對孩子的記憶，寄以無比的信心，所以最好把一個字反覆地學，把它們深印在他們的腦海裏，當他們在念的時候，除非他們已可以不假思索的弄清楚字母的先後次序，不然就不要強迫他們繼續念下去。

，或要他們念得快些，等字已學會，再讓他們以字造句。不當的匆迫到底延緩了多少讀書的速度，你一定很難相信，不過假如一孩子想以超過他能力的速度去念，則猶豫、中斷、反覆等是必不可免的結果，而由此造成的錯誤，適足以使他對原已學會的東西，失去信心，所以起先一定要正確地念，然後才加以連貫，而且相當長一段時間內，必須要慢慢地念，直到練習多了，可以速而不誤為止……。上面我們所討論的，還多是一些細節，現在我要特別指出，當他要抄寫段句時，絕不能選那些無甚意義的東西，而應該是表達某些良好道德的訓諭，因為這樣的格言警句，即使他已老去，也不會忘記的，何況加之於赤子之心的印象，對其品格之形成，也有相當的影響。讓他們學些名人名言，或是選自詩人的名句，對他們而言，也是賞心樂事，尤其是詩，對孩子們尤其吸引力……。

孩子一點一點的長大，終於必須離開保姆，自行努力地去學習。所以我們來討論一下，到底是把他留在家裏，私人傳授的好呢？還是讓他到大學校或所謂的公共教師那兒去好呢？我知道大多數知名的權威，和各名郡的有力人士都贊成後面這個辦法，但是，假如我們無視於某些人，因為對私人教學有特別的偏愛，因而不贊成此法的事實，則也未免愚笨。他們之所以偏愛私人教學，不外乎下面兩個原因，第一、爲了道德的利益起見，他們的做法，可以使社會減少了許多正值最容易犯大錯的年齡的人；我恨不得能否定認為這種教育，常是最無恥行爲的根源的看法。第二

、他們認為誰要是當了一個孩子的教師，他所能致力於工作的，一言要比被好幾個學生平分時，要强些。第一個理由當然值得慎重的考慮，假如能證明有利於學習的學校，真的對道德有損害的話，我寧願選擇善良的生活，也不願意成為極擅於言詞的人，但是在我看來，這兩者是不可分的，我深信除非他是一個好人，不然他不可能是一個真正的演說家，既使他能，我也不讓他成為一個演說家。所以我要先來討論這一點，有人說學校使道德堅敗，是的，有時候確有這種情形，但是在家里，道德一樣可以敗壞……。

「一個老師，一個學生」的原則，和學校教育連在一起，並沒有什麼不可以的地方，就算這樣的聯合不可能，比起私人教學的孤獨晦澀，我還是寧願選一所可敬的學校那裏開濶的日光。對所有最傑出的教師而言，他們會以擁有許多的學生為榮，而覺得他們是值得擁有這麼多聽眾的，至於那些差勁的教師，雖然明知自己的缺點，讓他只教一個學生，只擔任「書僮」Paedagogus（在家照顧孩子，負責接送孩子上下學的僕人）的工作——因為私人教師的工作不過比此稍勝一籌而已——他們也是不能滿足的……。

現在讓我來解釋一下我個人的看法。就我們未來必須生活於最公開、最開放的公共生命中的演說家而言，最必要的事，就是從小養成不懼社會，遠離蒼白書生，或隱士遁客生活的習慣，他的心靈必須時常加以刺激和啟發，要不然如上述的隱遁狀態，會使人沉悶起來，像棄置暗角的東